

東アジア伝統人形劇資料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伝統人形劇の継承と発展」

実行委員会編

1. 布袋戲【水鬼作城隍】40 分鐘版

黃明隆原作 許王改編

人物表 王六(人相)・王妻(赤腳卻)・王六子(花童)・水蛙土(白鬚紅猴)・使者(掛籬生仔)・大頭水鬼(大頭)・文判官(桃文)・武判官(青大北)・七爺(怪頭)・八爺(怪頭)・牛頭(怪頭)・馬面(怪頭)・婦人(開面旦)

第一場 迎城隍

【鑼鼓調】※王妻、王兒上台看迎城隍。

台灣寶島好地理，蓬萊仙境世間奇；水鬼城隍真好戲，看了老少又咸宜。

人鬼也會結兄弟，相敬如賓相扶持；捨己救人好情義，善惡昭彰有天理。

幕內白：迎城隍哦！

廟會雜技：【獅鼓】弄獅：

1. 獅鬼先出，走全台，獅鬼下。
2. 獅子甲出，洗台，引出獅子乙；雙獅嬉戲。
3. 獅鬼由中門出，戲雙獅；引雙獅半入中門，獅鬼下台；雙獅順勢咬字軸。
4. 雙獅回頭，一前一後秀字軸「台灣民俗、日本文化」（略停留討采），獅頭站起，轉身順勢收字軸。
5. 雙獅略互戲後下台。

【三不和、冷戰、哭相思】宋江陣：打藤牌、耍棍等。弄盤（【三不和】壓音）

踩高蹠：漢鐘離、李鐵拐。

【法鼓】乩童、八家將【龍鼓】神將：七爺、八爺、牛頭、馬面、文判、武判

【號角】「肅靜迴避」牌【十音】神明轎。

【主題曲：水鬼作城隍】花童上台

王兒：阿娘，真奇怪！城隍爺的面容跟我好像呢！

王妻：兒子，祂是你爹！

王兒：城隍怎麼會是我爹呢？

王妻：『水鬼作城隍』的故事，聽為娘道來！

【介】※噴煙霧，彩旦、花童下台

第二場 掠交替

【十二丈前奏十五空小調】

新釘來漁船頭秋秋，推出港邊是每日搖；賺有錢銀食燒酒，食甲面仔烘烘燒。

哎喲！妹子喲！吃甲面仔烘烘燒。新釘來漁船頭見天，五湖四海是走遍遍；

無貪功名無怨天，自由自在樂如仙。哎喲！妹子喲！自由自在樂如仙。

水蛙土揸網走台到岸邊，甩網下船、搭挑板，跳上船、解纜繩、持槳划船過台。

大頭水鬼浮出水張望，游泳戲水(自由式、仰式、倒立等)。

水蛙土再划船上，大頭水鬼出來鬧場，先從船尾爬上，被水蛙土放屁彈下船；

復撼其船頭，被一槳打退；水蛙土跳下水和大頭水鬼泥鰍鑽，抓住大頭鬼倒灌水，

大頭鬼著驚逃逸。水蛙土再跳上船，划船下台。

【倒頭風入松】

王六舍顛步走台 大頭水鬼游水 桌椅上(岸邊)王六舍再顛上台，蹲在河岸洗臉科。

【小介】※大頭鬼冒出頭(龜仔行)與王六舍對看。

王六：我的頭哪會變這大粒？

【介】王六舍再看河中，大頭水鬼急拉六舍下水。大頭水鬼(白色布條)拉王六舍(換罪衣)走數台。

【陰調】陰風飄飄向前行啊，黃泉路上看不清；波浪滾滾嚇煞人啊，含冤受苦誰分明？

【介】大頭水鬼叫醒王六舍。

大頭鬼：阿爸醒來！阿爸！

王六：你在說什麼？

大頭鬼：我是大頭鬼，三年一次掠交替，阿爸你命該絕，我出世阿爸你死，大頭鬼出世作你的兒子。

『交替鬼牌』換你保管，紅毛埤一位老漁夫水蛙土老了，阿爸你去掠他交替。BYE！BYE！

【介】大頭下台

王六：我王六父子相剋，子生父亡。罷了！在此紅毛埤注意老漁夫，準備掠交替。唉！

【介】王六舍下台

第三場 王善人

水蛙土(內白)：掠魚兮！

【水底魚】

水蛙土在半山上作撒網打魚科，王六趁機將他拖下水。

人鬼水戰，王六被制伏，鬼牌被奪。

王六發現失鬼牌，急向水蛙土鞠躬拜託還他鬼牌，水蛙土搖手拒絕。王六大哭。

水蛙土：(疑問)奇怪！大頭鬼哪會變瘦鬼？看來掠交替了！

王六：我是王六！

水蛙土：什麼？你是王善人王六？

王六：不敢！不敢！

水蛙土：(嘆氣)可惜啊！可惜！好人無好報。(鬼牌還王六)王善人，在水底忍三年再說。

王六無奈收鬼牌，看河底魚群。

王六：阿土伯仔！水底魚多多，我幫你抓魚。

水蛙土：謝謝啦！

【北山茶】

出水族游動。水蛙土(在半山之上)撒網?王六舍將魚趕到中門；

趕完後王六舍對水蛙土點頭示意，水蛙土收網太重，丟魚(糖果)給觀眾。

水蛙土再收網滿載而歸。兩人先下台。

第四場 得善果

開面且走台，捧洗衣盆到河邊洗衣。

【更鼓反】

清早起來好天氣，阮要洗衫到溪邊；娘身懷胎居花喜，祈求天賜麒麟兒。

人逢樂事精神爽，花在當開別樣紅；雙雙鴛鴦心意動，對對蝴蝶喜相逢。

王六鬼魂浮出水面，施陰風使洗衣盆漂流，婦人為撈洗衣盆跌落水。

王六抱婦人、洗衣盆在旁漂浮。

王六：嚇！身懷六甲了。

王六抱婦人上洗衣盆，自己用頭頂著洗衣盆游泳。水蛙土划船上；王六頂著洗衣盆漂過來。

水蛙土看見忙用槳將洗衣盆撥過來，扶婦人上船(暗中尪仔下台)。王六疲憊爬上船。

水蛙土：王善人，你放棄交替，要再等三年哦！

王六：阿土伯仔，幼兒何辜？一屍兩命，失德呀！

水蛙土：王善人，公德心可敬呀！

王六：罷了！咦……婦人不見了！

水蛙土：奇怪！難道……。

【仙音】※使者在空中出現；王六與水蛙土轉身向內(上方)看。

使者：王六，行善積德，婦人乃地藏王菩薩化身也。善有善報，玉帝敕旨王六為台灣諸羅縣新城隍。

仙樂迎接王善人城隍廟上任。煙霧，王六水鬼不見，城隍空中出現。使者迎城隍爺消失。

水蛙土：種善因得善果。哈哈哈哈哈！

【介】水蛙土下台

第五場 大團圓

【主題曲：水鬼作城隍】

王妻、王兒上台

王妻：兒啊！所以你是水鬼，你爹是城隍。

神光照耀，城隍爺出現。

王兒：阿娘你看！城隍阿爸空中顯聖啊！

王妻、王兒轉身向內(上方)一看？城隍爺神眼看王妻、王兒，親情流露。

王妻：老爺！

王兒：城隍阿爸！

【尾聲】城隍下台，王妻、王兒隨後下。

全劇終

2. 貴州木偶戲【諾德仲和豹子精】

貴陽市木偶劇團

人物表 秧洛(苗族老人，簡稱秧)·阿萝格(秧洛長女，20 歲左右，簡稱格)·阿萝嘎(秧洛幼女，12 歲左右，簡稱嘎)·諾德仲(阿萝格的情人，簡稱諾)·豹精(簡稱豹)·大嘴老鴉(簡稱鴉)·山中老祖(簡稱祖)·苗族男女老少·黑金絲猴

第一場 寨外

剪紙風格的苗山苗嶺，瀑布古樹、木樓石巷。清晨的音樂，夾雜着一聲聲公雞打鳴。牧童橫坐水牛背上，甩着兩條腿，嘴里唱着歌，慢悠悠踱出來。

“月亮亮堂堂，我要喝米湯。米湯還沒熟，我去吃腊肉。腊肉還沒火巴，我去吃糍粑。糍粑還沒打，我和牛兒去玩耍。”

唱得高興，跳到兩支大牛角上站着長嘯。“呵-嗚！呵-嗚！”

相貌狞恶的豹精忽然从大岩石后闪出来。牧童浑然不觉，在牛角上玩金鸡独立、单手倒立等高难动作，一边长啸。“呵-嗨！呵-嗨！”豹精猛扑上去，把牧童掀倒地上，抓着水牛咆哮而去。

牧童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揉了揉半天眼睛，用力甩了几下脑袋，才清醒过来。两手围成喇叭大喊：“豹子精抢大水牛喽！豹子精抢大水牛喽！”（寨子四周一片吆喝：“豹子精抢牛罗，抓住豹子精……”）

牧童忽然抱着受伤的腿跳起来：“哎哟哎哟，我的腿断了，我的脚断了！” 闭幕。

第二场 豹洞

阴暗的豹子精巢穴。仍为简练的剪纸风格。豹子精上，坐上高高的石台，趾高气扬地拉开嘶哑喉咙唱起来：

“牛打架，角对角马打架，脚对脚。肥猪打架嘴乱拱，公鸡打架啄脑壳。牛马猪鸡遇着我，一个它都跑不脱！”

放声大笑：咯咯咯咯！呵呵呵呵！捧起石桌上的一支大牛腿来啃。大嘴老鸦忽然闯进来。

鸦：豹子精大王！您好您好！

豹：大嘴老鸦，你又来了，你是看见我有好吃的，又来给我挠痒痒捉跳蚤，好混点肉骨头吃罢！

鸦：不，大王，我今天是来与您共进午餐的！

豹：什么？凭你也配和本大王“共进午餐”？！

鸦：（傲然）我给你带来了重要情报！一顿午餐我还嫌少呢！

豹：你想骗好吃的！

鸦：真的，不假！要是骗你，你吃了我！

豹：你一身臭烘烘的，我才不要吃你！

豹：那就让我变只胖嘟嘟的小牛给你吃掉！

豹：那说罢！

鸦：吃了再说！

豹：说了再吃！

鸦：不给吃就不说！

豹：好！让你啄一口。

鸦：三口！

豹：……好！三口就三口。

鸦在牛腿上啄了三口，美得舔舌咂嘴。

豹：说罢！

鸦：……再吃一口？

豹：（大吼）说！

鸦：(吓了一跳，赶快说)我说我说：那天大王您抢了苗寨的牛，可把他们气坏了，在商量算计您哪。

豹：哈哈哈哈哈！算计我？我怕他们谁！

鸦：这回不同啦！秧洛那个坏老头出了主意，要派人去求山中老祖的那把九百九十九斤重的镇山神刀来对付您……

豹：(大惊坐地)这这这这这……派的人动身了吗？

鸦：还没哪，要等秧洛老汉种的九十九只黄瓜熟了，才带着去求山中老祖。

豹：为什么？

鸦：因为山中老祖最爱吃这种黄瓜，他一高兴，就会把镇山神刀借出来了。

豹：(沉吟)呵！这坏老头什么都知道……

雅：(乘机开口)，大王，那就把这只牛腿赏给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鸦见豹不理睬，赶快拖起牛腿往外走，太沉，拖得吁吁直喘。

鸦：大王，帮帮忙……

豹大怒，挥起钢鞭一样的长尾巴扫过去，连老鸦带牛腿一起扫飞出去。

豹子精焦躁地快步绕圈，思索对策。 闭幕。

第三场 黄瓜园

秧洛家的木屋在小坡上。屋门外一条小路弯曲而下至台中的菜园。园正中是黄瓜架。剪纸风格。

黄昏时分。秧洛坐在小椅上睡熟了，嘴里衔着几尺长的大烟杆。身边立着一柄钢叉。

阿萝格高高地挑着两桶水从外面回来。小妹阿萝嘎跟在后面。

格发现老父在打瞌睡，指给妹妹看，妹妹掩嘴而笑。格挑水上坡进屋。

小妹蹑手蹑足地走到父亲身边，用围裙的飘带拂父脸。父抽鼾。挠胡子。鼾声更响。

小妹一想有了主意。

嘎：(大声说)有人偷黄瓜！

秧洛猛一下跳起来，抢起钢叉乱扫。

秧：狗胆包天的贼！狗胆包天的贼！

钢叉横扫过来，妹连忙双手一把抓住。

嘎：阿爹！是我骗你玩的，没人偷你的黄瓜。

秧：(看清是女儿)你这个鬼丫头，把阿爹吓坏了！

嘎：阿爹，这黄瓜怎么这样金贵，要你白天黑夜的守着。

秧：大人的事，不能告诉小娃娃！

嘎：悄悄说嘛！

秧：悄悄话，不能说。你说悄悄话，旁边有双贼耳朵！

嘎：就说一句嘛。

秧：阿萝嘎呀，我们还是来玩“问水”吧！

嘎：好，玩“问水”。

小妹扶阿爹坐下，跪得远远的为父亲点燃长烟杆。

嘎：阿爹，开始！

秧：水啊水，你为啥要浑？

嘎：蝌蚪乱跑我才浑。

秧：蝌蚪啊，你为啥要乱跑？

嘎：石头落水我才跑。

秧：石头啊，你为啥要落水？

嘎：野鸡乱刨才落水。

秧：野鸡啊，你为啥要刨？

嘎：我要吃落地的榛子才乱刨。

秧：榛子啊，你为啥要落地？

嘎：大风吹才落地。

秧：风啊风，你为啥要吹？

嘎：风不吹太阳不落山。秋天不来没收成。

秧：(大笑)我们阿萝嘎小姑娘好记性！

天气渐暗，暮色四合。阿萝格走出木屋，走到父亲身边。

格：阿爹，这些日子您太累了，你就进屋睡一觉，我和小妹替你守黄瓜。

秧：不成！那怎么成！

格：没事，您放心罢！

秧：就你姊妹俩，能放心吗？

嘎：要不，把诺德仲哥哥也叫来？

秧：这还差不多！有诺德仲就放心了。(对姐)去叫！

远处传来应答声：“啊-啣-”。

嘎：(拍手)诺德仲哥哥听到了！

秧：那好！阿萝嘎，你跟阿爹回屋去。

嘎：我要跟姐姐和诺德仲哥哥守夜！

秧洛把钢叉递给阿萝格。

秧：(一把拉住她)，走吧！

父女二人上坎进屋。阿萝格坐在小竹椅上轻轻吹着木叶。诺德仲挂着长长的弯刀急步上。

诺：阿萝格！

阿萝格高兴地走到诺德仲身边。诺德仲双手握住阿萝格，阿萝格害羞地侧过身去。 暗转。

第四场 豹洞

豹子精的岩洞。豹精扯过老鹅的耳朵，对它小声吩咐，老鹅连连摇头。

鹅：我不干我不干！

豹精抓起一鸡给它看。

鹅：我要干我要干！

豹：我们走！

转暗

第五场 黄瓜园

景同第三场。黎明前的黑暗。树上挂着一只灯笼，朦胧地照亮周围。

诺德仲和阿萝格相偎于树下，轻轻唱歌。

“春哟春来哟，来得好匆匆，吹起暖风哟，暖哟暖融融。吹动了苗家山上草木青，叶子青青哟葱葱。吹绿了田坝绿一片，一片茵绿哟绿绒绒。吹绿了两岸一色碧，一色碧草哟翠溶溶……”

大嘴老鹅从右侧飞到岩石上。

鹅：不得了！了不得！豹子精又来抢牛喽！

诺：在哪里？

鹅：在寨口桑札家牛圈外面。不得了啦！了不得啦！

诺：阿萝格，你守在这里，我去看看！

姐：诺德仲，你要小心！

诺：知道

诺下，复回，拎起钢叉，把腰间长刀拔出来交给阿萝格。

格：诺德仲，小心！

诺德仲随乌鸦从右边下。阿萝格双手握刀，紧张地望着诺德仲的身影。

豹精偷偷从左侧潜上。

豹：(大声)阿萝格！

格吓得尖叫一声，回过身来，看见豹精，大恐。

格：你是谁？

豹：我是豹精大王，不认识吗？哈哈哈哈！

阿萝格握起长刀刺过去。豹精用长尾卷住长刀，反过来刺进阿萝格胸口。

阿萝格叫了声“诺德仲”，慢慢倒地。豹精狞笑着将黄瓜架一阵乱打。

诺德仲从右侧急上。

豹：哈哈！诺德仲！你来晚啦！

诺德仲用钢叉猛刺豹精，豹精闪过，两支前爪和长尾一齐使出来与诺德仲打斗，斗了几合，就趁隙退却。

豹：诺德仲，少陪了！哈哈哈哈哈(狞笑着走远)。

诺德仲将钢叉飞掷出去。传来豹精受伤的怒噪。诺德仲呼叫着“阿萝格！阿萝格！退下。

天光渐亮。阿萝嘎开门出来，站在楼廊往下看。先是发现黄瓜狼藉一片，

随即发现姐姐昏倒在地上。连忙跑下来，跪在姐姐身边，大惊失色。

嘎：阿爹！阿爹！快来这里！

秧格出来，见状大惊，冲到女儿身边，抱起女儿。

秧：阿萝格！好女儿！阿萝格！

嘎：姐-！姐-！

父女大哭。秧洛拔出女儿身上的刀，细细察看。

嘎：阿爹，谁是杀害姐姐的凶手？

秧：这把刀的刀鞘在谁身上，谁就是凶手！

秧洛和女儿把阿萝格尸体抬至屋中。秧洛复出，下腰吹响牛角号。

寨民三三两两上，围在园中。

秧：(高举长刀)乡亲们！我女儿阿萝格被人杀害了！

众震惊。

秧：这把杀人刀的刀鞘在谁身上，谁就是杀人凶手，现在我要一个一个地查！

众：对！好！该查明白！

秧洛向男人们查刀，鞘是否同样。诺德仲匆上。

诺：秧洛大伯。阿萝格呢？我怎么找不见她。

秧洛一眼盯住诺德仲腰间的空刀鞘，握刀向诺走近。

众：啊！诺德仲莫明所以地看着他。他提着刀鞘，把手中刀插进去，一丝不差，大惊大怒。

秧：诺德仲！你为何要杀害我的女儿！

诺(大惊)阿萝格怎么了，大伯？

秧：你还要装糊涂啊！这刀鞘就是你杀人的铁证！

诺：大伯！大伯！您弄错了！

秧：诺德仲诺德仲！今天我秧洛跟你拼了！

秧洛向诺德仲一头撞去。阿萝嘎抱住父亲。

嘎：阿爹！你气糊涂了吧！诺德仲哥哥怎么会杀姐姐呀！

秧洛拼命挣扎，阿萝嘎死死抱住他，寨民们也上前拦阻。

诺：大伯！杀害阿萝格的是豹子精！

乌：秧洛大伯，他胡说，就是他，我看得清清楚楚。

嘎：阿爹，诺德仲哥哥这么爱姐姐，怎么会杀她呢？

秧：那这刀和刀鞘又是怎么回事儿？

嘎：诺德仲哥哥你手上……？

诺：哦！对了，这就是豹子精尾巴。

嘎：(指着一地的黄瓜)阿爹！这一定是豹子精大坏蛋弄的！

秧洛省悟。

秧：哎！诺德仲，你走吧！我永远不愿再见到你。

闭幕。

第六场 群山中

剪纸风格的崇山峻岭、逶迤连绵。诺德仲身背一个蜡染布包，腰挎长刀，匆匆过场。

远处山上出现剪纸的诺德仲，攀山越岭，隐没于最高峰。

第七场 神仙洞府

山中老祖的洞府，古仆单纯。诺德仲跑在洞口，把蜡染包袱顶在头上，布上是九根黄瓜。

诺：苗山后辈诺德仲，求见山中老祖！

一只黑金丝猴跳出来，对诺德仲吱吱几声，随即跳上石台，用一根藤棒敲击钟乳石，

敲出一段悦耳的韵。山中老祖从洞穴深处走出来。巨额深目，相貌和蔼滑稽，

白胡子长及膝盖下面。金丝猴跳上老祖的肩头。诺德仲献黄瓜，猴子接过去。

祖：诺德仲，你家住哪里？

诺：老祖，我们寨子离这里有九十九座山，九十九条河。

祖：你翻山越岭到我这里，为的什么事呢？

诺：老祖，我来借你老人家九百九十九斤重的镇山宝刀，去杀豹子精。

祖：豹子精干什么坏事了？吃兔子，咬黄羊？

诺：它闯进寨子来抢耕牛，伤了牧童。

祖：(摸大胡子沉吟)唔……

诺：这都不说，还杀死和秧洛老爹的女儿阿萝格姑娘，它无恶不作，搅得老百姓不安宁。

祖：(大怒)什么，这畜生抢了耕牛，还敢伤人命！

诺：(呈腰刀)这刀上就是阿萝格的鲜血。

祖：看起来，这豹子精是得除掉。

诺：秧洛老爹为您老人家种的九十九根黄瓜，也被豹子精糟蹋了，只留下我带来的九根黄瓜。

祖：好，诺德仲，我答应把宝刀借给你。你就住下来磨宝刀，磨完九十九天，就可以带去杀豹子精了。

诺：(吃惊)老祖！豹子精和我们寨子已经结了仇，等不及九十九天了！

祖：宝刀不磨九十九天，是杀不死豹子精的！

诺：请老祖救救我们全寨的老幼！（连连磕头）

金丝猴跳上老祖眉头，啾啾一阵，替诺求情。

祖：诺德仲！办法是有一个，只怕你做不到。

诺：请问老祖，怎么做？

祖：用九百九十九滴热血滴在磨石上磨九十九下，就可以代替用水磨九十九天。

诺：老祖！我能做得到！

祖：好！那你跟我到后洞去罢。

闭幕。

第八场 跳花坡

剪纸风的苗寨远景。寨前跳花坡上，正举行阿萝格的葬礼。

铜鼓、芦笙、蟒筒、长号吹奏缓慢沉重的乐曲上。四个青年高抬阿萝格遗体缓缓登场。

送葬队伍逶迤而上，悲痛的秧洛和小女儿互相搀扶，步履艰难。众唱送葬歌绕场：

“好姑娘走了，要长眠地下。房子是岩石，饭食是泥巴。姑娘要走了，亲友们来送她，唱歌来带路，带她回东方老家。带她上天堂，去见苗家的蝴蝶妈妈。”

队伍绕场后，置阿萝格于中央，用蜡染布复盖。姑娘们用鲜花结成一道花边。

老年妇女们向四外洒米粑“买路”。大嘴老鸦跌跌撞撞地闯来，哇哇大哭。

鸦：阿萝格呀！好姑娘呀！可惜呀！可惜呀！

妇女们见老鸦哭得伤心，把米粑给它，鸦一边哭一边大吃。

秧洛凝视着女儿，半晌，长叹一声，挥挥手——

秧：入土罢！

人们呜呜哭成一片。远处传来诺德仲的呼唤：“等一等！

嘎：阿爹，诺德仲哥哥来了！

众：(惊喜)诺德仲回来了！

诺德仲风尘仆仆地上，肩上用布裹着的巨大宝刀。

诺：秧洛老爹！乡亲们！

秧：诺德仲，你还回来干什么？

众围上，七嘴八舌地问候。诺德仲走近阿萝格，凝视一会，从怀中取出一根黄瓜，刺破自己的手指，滴了九点血在瓜上，黄瓜冒起火焰。众愕然不解地观看。

诺德仲把黄瓜塞进阿萝格口中。大家屏息等待。

阿萝格呻吟起来，众大喜：“醒了，阿萝格醒了。”阿萝嘎扶起姐姐。

嘎：姐姐！姐姐！

阿萝格苏醒，坐起，诧异地看着大家，回不过神。

嘎：(狂喜地)啊—啊—

芦笙铜鼓蟒筒齐鸣，跳起欢快的群舞。老鸦也在乱跳，一边大吃。

诺德仲发现老鸦，一把揪将过来，老鸦吓得乱扑。

鸦：我是来哭阿萝格的！我是好人！

诺：好人？哼！（向大家）乡亲们，那天夜里，就是这个坏东西和豹子精串通一气，骗我追到寨门口去，豹精才对阿萝格下毒手的呀！

众人大怒。

鸦：(吓得乱叫)你认错了！那是我的坏哥哥！那不是我！它的毛比我长！

嘎：你不要脸，干脆连毛也别要了！

嘎动手扯老鸦的毛，众人齐上，把老鸦压到地上。

等放手让它站起来时，全身裸露，只留下屁股上一撮毛了。

鸦：冤枉啊！（狼狈逃走）。

众大笑。诺德仲高举神刀。

诺：乡亲们！看这是什么？

秧洛扯下裹刀布，露出厚背薄刃，形制奇特的金色大神刀。

众：(欢呼)镇由神刀！

灯光聚照神刀。幕闭。

第九场 豹洞——山野

下为豹子精巢穴。上为田野。豹精正在酣睡。诺德仲上到洞口，神刀藏在身后。

诺：(大叫)你的死期到了！

豹精跳起来。

豹：诺德仲！你好大的胆，敢向本大王挑衅！

豹精张牙舞爪扑过去。诺高举神刀。

诺：豹精！你看看这是什么！

豹：（大惊）神刀！

豹精从另一个洞口逃跑，诺德仲追出。两人追至田野。大战若干回合。

诺德仲用大刀横扫豹精的腿，豹精飞纵上高高的岩石上面。毗出尖牙，对准诺德仲扑下来，像只大蝙蝠。

豹：诺德仲，你给我死罢！

诺德仲斜举神刀，豹精恰好洞刀口飞过，跌到地上，成了两片。

寨民从两边拥上，将诺德仲和阿萝格簇拥在中央。

剧终。

3. 【傾城阿波の鳴門】 順礼歌の段

安田糸あやつり人形芝居保存会

ふるさとを はるばる、ここに紀三井寺。「順礼にご報謝」と、いうも優しき国訛り、「てもしおらしい順礼衆、ドレドレ報謝、しんじょう」と、盆に白米の志、「アイア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いう物腰から棲はづれ、「可愛らしい娘の子、定めて連れ衆は親御達、国はいづく」と、たづねられ、「アイ国は阿波の徳島でござります」「ム、なんじゃ徳島、さってもそれは、マアなつかしい、わしが生まれも阿波の徳島、そして父様や母様と一緒に順礼さんすのかいゃ」「イエイエその父様や母様に逢いたさ故、それでわし一人西国するのでござります」と、聞いてどうやら気にかかる、お弓はなおもそばに寄り、「ム、父様や母様に逢いたさに西国するとは、どうした訳じゃ、サ、それが聞きたい言うて聞かしや、言うて聞かしや」「アイ、どうした訳じゃ知らぬが、三つの年に、父様や母様も、わしを婆様に預けて、どこへやら、いかしゃんしたげな、それでわしは、婆様の世話になっていたけれど、どうぞ、父様や母様に逢いたい、顔が見たい、それで方々と、尋ねて歩くのでござります」と「ム、シテその親達の名は、何というぞいの」「アイ、父様の名は阿波の十郎兵衛、母様ナ、お弓と申します」と、きいてびっくり、「アアコレコレ、アノ父様ナ十郎兵衛、母様ナお弓、三つの年別れて、婆様に育てられていたとは、マ疑いもないわが娘」と、見れば見るほど、稚顔、見覚えのある額の黒子、「ヤレ、我が子か、なつかしや」と言わんとせしが、「オオそれはマア、年はもゆかぬにはるばるの所を、よう尋ねに出やしゃったのう、その親達が聞いてなら、さぞ嬉しうて、飛びサア、飛び立つ様にあるうが、ままならぬが世の憂きふし、身にも、命にもかへて、可愛い子を振り捨て、国を立ち退く親ごの心、コレ、モ、よくよくのことであろう程にのう、むごい親と、必ず必ず恨まぬがよいぞや」「イエイエもったいない、何の恨みましよう、恨みることはないけれど、ちいさい時別れたれば、父様

や母様の顔も覚えず、よその子供衆が、母様に髪結うて貰うたり、夜は、抱かれて寝やしやすを見ると、わしも母様があるなら、あのように髪結うて、貰うものと羨ましゅう、ござんす。どうぞ早う尋ねて逢いたい、ひょっと、逢われまいかと思えば、それが、それが悲しゅうござんす」と、泣いじゃくりするいじらしさ、母は心も消え入る思い、「さてもさても世の中に、親となり子と生まるる程、深い縁はなけれども、ナア、親が死んだり子が先立ったり、思うようにならぬが浮き世。こなたもどれ程尋ねても、顔も、ところも知らぬ親達、逢われぬときはせんない事、コレ、もう尋ねずと、国へいんだがよいわいの」「イエイエ、恋しい父様や母様、たとへいつまでかかってなど、尋ねうと思うけれどナア、悲しい事は一人旅じゃてて、どここの、宿でも泊めてはくれず、野に寝たり山に寝たり、人の軒の下に寝ては、たたかれたり、怖い事や悲しい事も、父様や母様と一緒にいたりや、こんな目には逢うまいものを、何処にどうしていやしゃんすぞ、逢いたいこっちゃ、逢いたいこっちゃ、逢いたい」と、ワッと泣き出す娘より、見る母親はたまりかね、「オオ道理じゃ道理じゃ 可愛や、いじらしゃ」と、我を忘れて抱きつき、前後正体嘆きしが、「オオ段々の様子をきき、わが身のように思われて、悲しいとも、情けないとも、言うにいわれぬことながら、とかく命が物だね、まめでさえいりや、また逢われまいものでもない、思い直して、これからすぐに国へいで、随分まめで親達の、尋ねて行かしやるを、待っているのが、よいぞや」と、なだめすかすを、聞き分けて、「アイアイ有難う御座ります。お前がそのように言うて泣いてくださりますによって、どうやら母様のように思われて、わしゃここが、いとむない、どんな事なといたしましう程に、申しお家様、お前のおそばにいつまでも、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りませ。「アアエエかなしいことを言い出して、またこのおばを泣かすのか、またわしを泣かすのかいの、さっきにからわしも我が子、サア、我が子のように思われて、ここに置きたい、いなしとむないと様々思いませども、ここにおいては、どうも為にならぬことがあるによってそれでつれのういなすのじゃ程にの、コレ、聞き分けていんだが、よいぞや」と、いいつつ内へ針箱の、底をさがして豆板のまめなをよろこぶはなむけと紙に包んで持って出で、「コレ、なんぼ一人旅でもの、たーんと銭さえやりや泊める、モ、わずかなれども志し、このかねを路銀にして、早よう国へいにや、や、コレ、必ず必ず煩うてばしたもんな」と、かねを渡せば、押し戻し、「アイ嬉しゅうござんすれど、かねは小判というものを、たーんと持っております。そんなりや、もうさんじます、忝うござります」と、泣く泣く立つを引きとどめ、無理に持たして、塵打ち払い、「これ、もういにやるか、名残が惜しい、アア、別れとむない、別れとむない、これ、ま一度、ま一度顔を」と、引き寄せて、見れば見るほど胸せまり、離れがたなき憂思い、それと知らねど、誠の血筋、名残惜しげに振り返り、「何処を、どうして尋ねたら、父様や母様に、逢われる事ぞ、逢わしてたべ、南無大悲の観音様」父母のめぐみも深き粉川寺、泣く泣く別れゆく跡を、見送り見送りのびあがり、「これいのうこれ娘、ま一度こちら向いてたも、ま一度こちら向いてたも、ま一度こちら向いてたもいもう。せっかくながの海山越え、かんなんして、

あこがれ尋ぬるいと子に不思議と逢いは、あいながら、名乗らでいなす母が気は、どのようにあろうと思う、狂気半分、半分は死んでいるわいのう、まだおいさきのある子をば、親ゆえ路頭に立たすのか」と、そのままそこに、どーと伏し、消えいる許り嘆きしが、起き直って涙をおさえ、「イヤイヤ、どう思い諦めても、今別れてはまた逢うことはならぬ身の上、たとえ難儀がかからばかかれ、またその時は夫の思案、ほどは行くまいおっついて、つれてもどろう、そうじゃ、そうじゃ」と子に迷う、道は親子の別れ道、あとをしとうて、尋ねて行く。